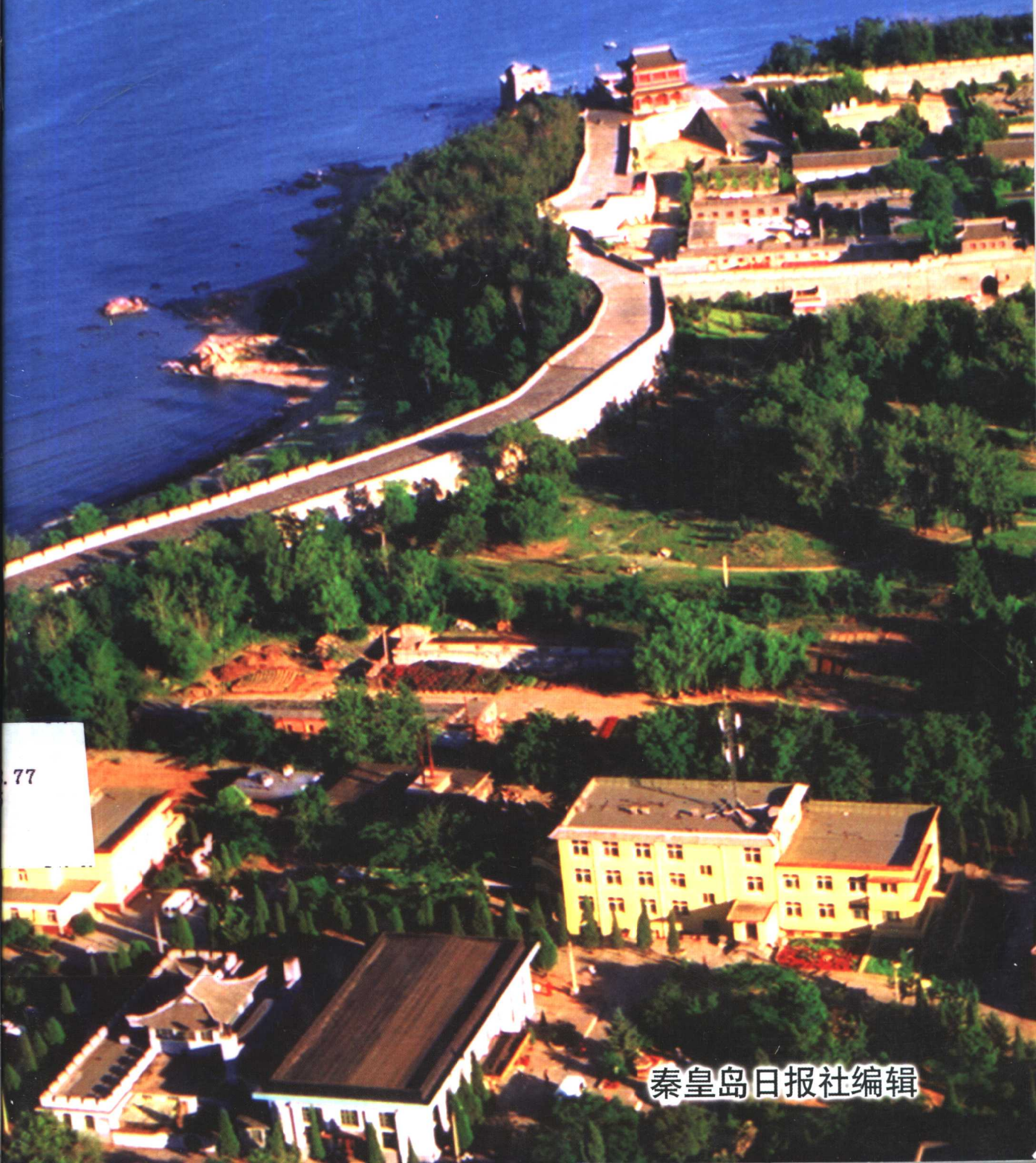


长城报道资料汇编

秦皇岛人的长城情结



.77

秦皇岛日报社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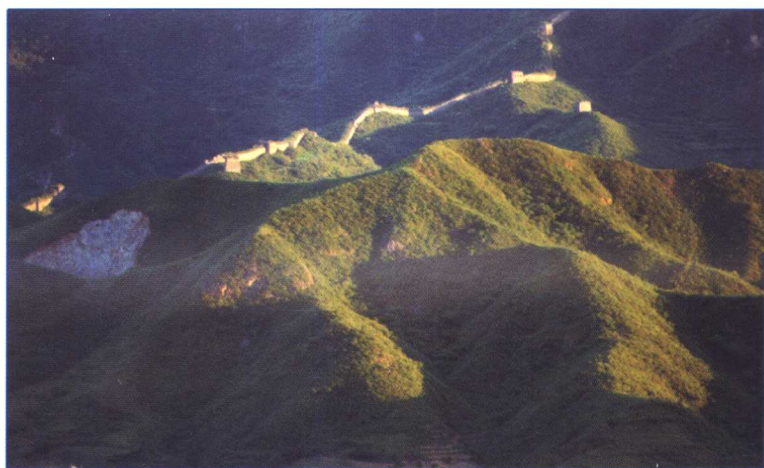
长城报道资料汇编

秦皇岛人的长城情结

秦皇岛日报社编辑

2003.7.17.

秦皇岛辖区 境内的长城



金蛇狂舞 —— 义院口



春到长城 —— 董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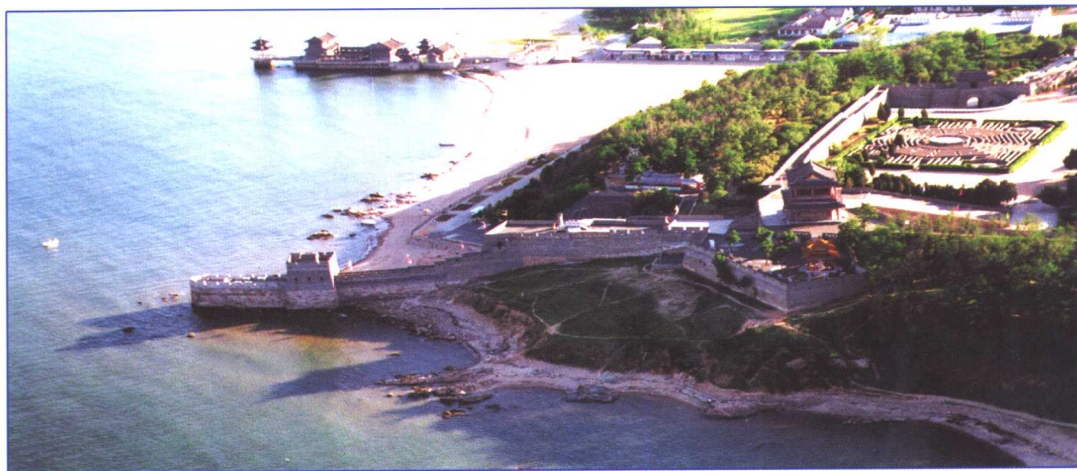


雪涌边关 —— 板厂峪

长	城
奇	观



角山长城之夜



长城入海处——老龙头



抚宁梁家湾长城垛口

目 录

明长城砖窑群惊现秦皇岛	1
我们和昨天撞了个满怀	3
长城砖窑群似有龙窑存在	6
板厂峪疑为明代军事重区	7
板厂峪砖窑群今起发掘	9
秦皇岛人的长城情结系列报道	
以朝圣之心走近长城	10
长城点亮了我的生命	12
掀开那泛黄的长城采风日记	16
“大忽悠”在为谁忽悠	18
“大魔怔”为了谁魔怔	20
“活档案”与“快嘴王”	22
庄稼汉入身中国长城学会	24
“长城四怪”怪从何来	27
长城在我的镜头中延伸	30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33
昔日拆城砖垒砌房舍	
今日毁墙院壁还长城	38
可贵的觉醒	39
董家口长城醒来了	40

长城旅游发现系列报道

长城开发正当时	43
家门口的殊胜	44
古长城的解悟	46
长城谣的传唱	49
董家口的觉醒	51
长城线的拉动	54
热望中的冷思	56
秦皇岛发现长城碑林	59
卢龙红山明长城采石场	59
板厂峪明长城采石场	60

我对长城知多少系列报道

爱我长城	61
看雄关变迁	61
昂起的龙头	62
纵横山与关	64
雄浑的乐章	66
谁解长城谜	67
精华看关口	69
后裔说前尘	70
历史铭心记	71
长城的保护	74
天下第一关修旧如旧	76

玉米地下沉睡几个世纪 不见天日怎解历史谜团

明长城砖窑群惊现秦皇岛

几十座完好如初的砖窑成片分布 烧制好的长城砖满窑码放整齐
专家称：这是震惊中外的长城考古重大发现，在意义上与兵马俑近似

本报讯（记者薛顺平 钱欣）修筑万里长城的青砖是在哪里烧制的？烧制工艺是怎样的？假如，今天哪怕只有一座砖窑重现世间，也足以吸引世界目光。明代长城的东部起点秦皇岛爆出考古重大发现——在抚宁县驻操营镇板厂峪村北的长城脚下，截至12月25日已挖掘出48座密闭完好的明代长城砖窑，窑内满满地码着烧制好的长城砖。经初步探查，类似的砖窑在地下还埋藏有数十座。

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长城研究专家董耀会认为：“这样大规模、众多的、保存完好的明长城砖窑出土，是震惊中外的长城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古长城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省文物局文物专家认为：板厂峪明长城砖窑的发现，是和西安发现兵马俑在性质和意义上并驾齐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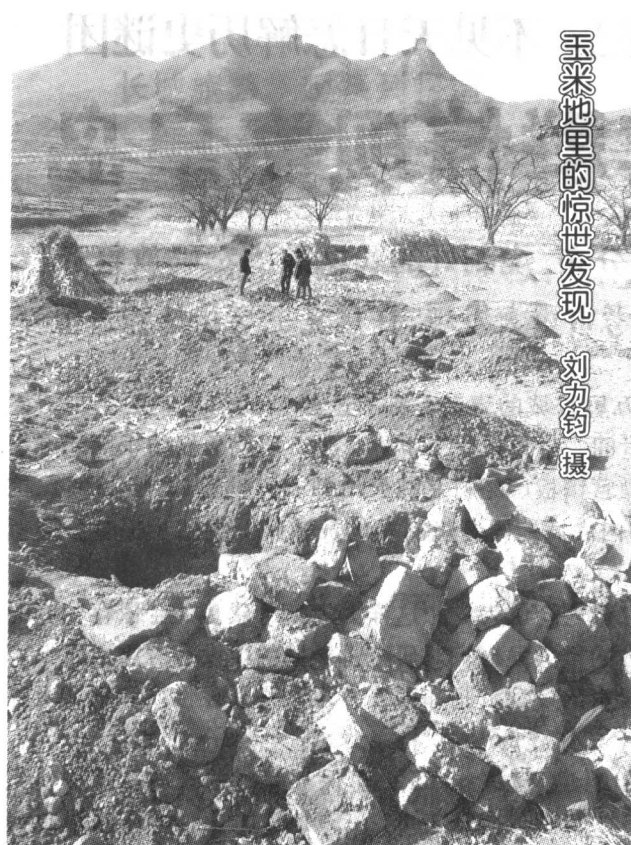
板厂峪距市区28公里，村北险峻的山梁上横亘着3.5公里保存完好的长城。据史料记载，此段长城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始建，隆庆五年（1571年）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在石筑长城的基础上加砖修复，并增修砖质敌楼50座。这次初步探明的42座明代长城砖窑，就在距长城500米的板厂峪西沟和板厂峪东沟两片面积达200多亩的玉米地下。砖窑形状大体分三种，一种是龙窑，每组4座、6座、8座不等，中间通有火道；一种呈马蹄形；一种呈犄角形。窑顶距地面仅25厘米，窑口直径3.5米至6米，窑深3.5米。由于几百年密封，窑内湿气很重，码放如初的长城砖有多种规格，重10.5公斤上下。据初步估算，每座窑内的长城砖约有5000块。探查表明：这里还可能埋藏着数十座这样的明长城砖窑。

这一惊天考古发现在国内绝无仅有，留给人们难以破解的团团迷雾。为什么整窑整窑的长城砖烧好后一块未动就被封存、掩埋了？是因突发战事，还是军事调动？是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灾难，还是极富眼光的战略决策？为什么大多数长城砖经浇水工艺变成青色，有的却未经浇水工艺烧成红砖？

在砖窑群附近，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装满火药的5门石炮、几十枚石雷窑藏、几百个陷马坑及石灰窑、瓦窑、溶铁炉等文物。在砖窑群对面的一座山上，还发现了一处深达200余米的岩洞，洞中已发掘出50公斤左右的动物化石。

目前，发掘现场已调派武警部队严密看护，我市已成立由市领导牵头、多部门参加的长城考古协调领导小组，并组织有关方面进行勘探、测绘、定位，为大规模发掘和深入研究论证做前期准备。

（2002年12月26日 秦皇岛日报）



玉米地里的惊世发现
刘力钧 摄



试探性发掘的探坑中,当地农民不胜惊奇。
刘力钧 摄



2002年12月29日,河北省文物专家组现场勘察砖窑群。刘力钧 摄



市文物工作者向市领导汇报明长城砖窑发现经过。
赵爱田 摄



长城砖窑破土而出
刘力钧 摄

我们和昨天撞了个满怀

——明长城砖窑群考古发现纪事

□本报记者 薛顺平 钱欣

仿佛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突然地，我们就和几百年前的先人撞了个满怀。

当尘封了几百年的历史凸现在我们眼前时，长城儿女有谁不为之心灵震颤、血脉偾张呢？

这是一个流传了几百年的传说，这是一个考古学家苦苦追寻的谜团。如今，这扇隔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之门，在 21 世纪初的一个小山坳里被轻轻叩响，然后，訇然洞开……

明长城砖窑群的发现，与长城后裔文物意识的觉醒和全市长城旅游开发的拉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推动，使秦皇岛 2002 年以来掀起了以董家口为龙头的长城旅游开发热潮。长城后裔村董家口，贫困让村民发现了家门口的财富，他们开山门、办旅游，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全村集资修复身边的长城，33 户农家拆房屋、毁院墙取出长城砖，归还到长城上。国内外游客闻讯而至。

沿着董家口山脊上的长城向西北攀爬，翻过两座山，就到了板厂峪，而董家口效应也随着董家口旅游日见火爆，一路震荡到了板厂峪。

思想观念被深深触动，带来的是自觉的行动：我们这里的山更美、水更秀、山上的长城更雄伟。我们也要开发旅游！板厂峪村村民许国华自己出资 400 多万元修筑进山的水泥路，修建登长城的石板路。

轰轰烈烈的举动使村民们在翘首企盼的同时，更加珍视山上的资源。

入秋，一个村民见山根处荆棘丛中露出一洞口，状似獾子洞，遂点燃柴草伸进洞去薰没成想，獾子没薰出来，山脊长城旁边却冒出了一缕青烟。

市文化局两位文物工作者郝三进、阎乐耕，一直在指导着板厂峪的旅游开发，闻此果断决定：挖！一定要探个究竟。

越挖越奇。将填塞洞中的淤泥清除，一个向三个方向深入的岩洞赫然在目，最高处竟达 30 米，掘进了 200 米仍不见尽头，在清出的淤泥中还筛拣出了 50 公斤左右动物化石。

村民们的兴致再次被撩拨。

一位经常在山放羊的村民又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在窟窿边长城旁见过石炮、石雷。

10 月 28 日，郝三进、阎乐耕等上山寻“宝”。

不得了，简单搜寻，就发现了 5 门石炮，炮膛内残留黑色火药。这是一个石炮阵地呀！

敌楼边，一处被草丛掩盖、经雨水冲刷而显露出来的沟槽内，稍作清理，就显露出了庐山真面：石雷码放整整齐齐，一排十几个，膛内也残留黑色火药。仔细搜寻，周围又发现了散落的几十枚石雷……

这些十几年痴迷于长城研究的人自然不愿留下任何遗憾，荒草丛、山脊上的踏寻又有了

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又发现了3个烧石灰的窑，又发现了十几个明朝的熔铁炉，又发现了3个明代铁铤的子铤，又发现了几百个陷马坑。他们又想起，前些年在这个区域发现过铜铤，填补了我国古代兵器研究的空白。

如此密集！如此众多！他们的心抽紧了。他们开始对这片山地“死看死守”。

一个久已在山村中流传的说法再一次被人提起。59岁的村民赵长禄说：听老辈子人讲，咱们板厂峪有不少古时候的砖窑。郝三进、阎乐耕一听，打了个激灵。砖窑！在哪里？他们遍访村民，村民们也说：有！东沟、西沟都有！但再仔细追问，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传说流传了几百年了，东家地里犁地犁出了砖头，西家地里种果树挖出了青砖。但，谁都没认真过。

这回碰上较真的了。

对长城的钟情，对家乡的挚爱，驱动了他们内心的情愫，责任感让他们变得愈发执著：找！坚决查个水落石出。在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他们指挥着六七个村民每天游弋在寒风刺骨的山坳里……

二

一天、两天、三天……带着自信，在传说中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挖呀挖，可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

11月17日，一场大雪过后，市领导谌曙光、范怀良、李秦生等赶到板厂峪，在查看了现有的发掘、发现后指示：对砖窑的寻找不可掉以轻心，要耐心细致，坚持住，继续找！

一天又一天，郝三进、阎乐耕等人坚守着最后的执著……

12月1日，雾气沼沼。上午未遇。下午，疲惫的人们扛着锹、镐步出工棚。他们再也不愿攀山越岭，便来到了盘踞着长城的那座山前的一片坡地。这是一片相对平坦的面积很大的坡地，三道坎梯次向南，与北面的山峦夹成一道峪谷。收割过的玉米只剩茬子露出黄土，周边零星点缀着一些果树和杂树。第一道坎上几棵大约300年树龄的白果树在风中瑟瑟。树下，散落着几块青色的碎砖。长城脚下，农民刨地时常会刨出些许碎砖，习以为常了。可这次，这几个人却留意了。

一锹、两锹，下面挖不动了！铲开表面的黄土层，下面是呈黑色的硬土，突破几厘米厚的硬土，是拥挤在一起的青色碎砖。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拣出碎砖又刨开一层已经成焦状的土层，人们呆住了：一块块厚重的青砖整齐码放，层层叠叠。这些砖，和长城上的砖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谁也不曾料想的结果！

兴奋着，沿着这座窑的边缘再向南，几锹又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再挖，又一个，又一个……全是满窑的砖纤毫未动。

三

郝三进、阎乐耕火速赶赴现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踉跄着和沉睡地下几百年的“宝贝”不期而遇时，何止是激动，何止是震惊。他们内心深知这些砖窑、这些砖的厚重。此时，抚摸着湿润的青砖他们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一个折磨了几代人的历史谜团终于

有望破解了。秦皇岛人一直在传说境内长城的砖是从山东、陕西等地运来的，这重见天日的满窑的砖，已作了无声的回答。

村民们最先破解了几百年的一个谜。这片地，好好的黄土，年年耕种，就是种什么不长什么。浇水，多少都存不住；种玉米，细细瘦瘦的，早早就枯萎了。春种秋收，年复一年，几百年，人们厌倦了这块地。可万万想不到，仅仅二三十厘米黄土下面，沉睡着一座座垛满青砖的砖窑哇！

经初步探查测量，窑顶周长 25 至 30 米，窑口直径 3.5 米至 6 米，窑深 3.5 米，每座窑内有长城砖约 5000 块，每块重 10.5 公斤上下。这些砖还分为砌墙砖、地漫砖、滚水砖。

又经探查得知，那个缓坡应该是明代修长城时的砖场，地下仍可能有几十座这样的砖窑等待发掘。

接着，在距此处几公里的一道山坳里又发现了近 10 座砖窑。

此事引起市委、市政府的深切关注。12 月 4 日，市委书记王建忠，市委常委、市委书记长范怀良来到发掘现场。王建忠当即指示：一要加强保护。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更是我市需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的十分宝贵的旅游资源，要加大对《文物保护法》的教育宣传力度，增强村民保护文物，爱护文物的意识。二要科学规划。搞好长城旅游项目的开发，一定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严密组织，分步实施。

5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宏受市委的委托向省政府做了汇报，市文化局文物处也向省文物局做了汇报。

8 日，杨宏来到板厂峪发掘现场，对这一考古发现的宣传报道作了部署。

省市领导迅速做出具体指示：尽快成立发掘队伍，制订总体规划，并筹备组织全国最高规格的专家论证会。

四

黄河被喻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绵亘万里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长城，经过千百年的锤炼、积淀，已经被赋予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义。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物化。长城被赋予的坚韧不屈、勤劳智慧、热爱和平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想坐标。当“修我长城”和“爱我中华”这两个概念从内在精神上建立了血肉关系时，长城再一次得到升华。

秦皇岛为拥有 338.9 公里长城而自豪。当我们这座以旅游为龙头的滨海城市把目光转向北部山区，认真地去审视盘踞在山脊上的宝藏，致力打造长城旅游品牌时，明长城砖窑群破土而出，而且出乎我们期望值地那么的十全十美。青山、翠谷、山乡、长城、岩洞、石雷、石炮……以及如此规模浩大的长城砖窑及窑藏长城砖，构成了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极其完美的结合体系。

这是一笔“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哇！

但此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是科学的头脑，是严肃的态度，这笔财富不只属于秦皇岛，还属于全人类。我们的职责首先就是保护好它。发现，是我们的骄傲、自豪，但保护不善、开发不当，我们将愧对先人，愧对历史。

先人创造辉煌，相信，今人飞扬精彩。

(2002 年 12 月 26 日 秦皇岛日报)

长城砖窑群似有龙窑存在

长城专家董耀会现场考察板厂峪长城砖窑群，认为这里具备“龙窑”的外部条件，如能证实，必将引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



董耀会考察长城砖窑群。姜涛 摄

本报讯（记者钱欣）秦皇岛市境内发现明长城砖窑群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引起了人们特别是文史专家的广泛关注。目前，试探性的寻找、挖掘仍在继续，已发现明长城砖窑 58 座。1 月 2 日，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长城专家董耀会专程从北京赶到秦皇岛，冒雪来到挖掘现场进行考察，对这次重大长城考古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董耀会首先来到板厂峪西沟高家地挖掘现场，这里已发现了 32 座长城砖窑。在 2 号窑，董耀会下到窑内仔细测量了长城砖的尺寸，又逐个勘察了一座座探明位置的砖窑现场，他掩饰不住心头的激动：“在秦皇岛境内发现这么大面积、数量这么多、保存如此完好的明长城砖窑，是长城研究史上独一无二的，它的发现填补了长城研究史的空白，对于研究长城建筑史意义重大，将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之后董耀会又来到了板厂峪东沟鸡冠山下，这里的一块近百亩的斜坡地上也已发现了 21 座长城砖窑。经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势及已发现的砖窑的分布特点和形状、特点，董耀会认为：“根据现有发现及地势特点，这里具备了龙窑形成的外部条件，如果经过进一步的发掘、论证，确能发现焙烧长城砖的龙窑，那它将填补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的空白，将在考古界产生巨大轰动。”

董耀会介绍说：龙窑是中国历史上焙烧技术的最先进方式，它是几座甚至十几座窑沿一个坡度为 12 度至 20 度左右的斜坡线形排开，窑室之间有隔墙，每个窑室之间由隔墙和通火孔相连通。这种方法节省燃料，热量利用充分，烧制周期短、质量高。这种技术最早见于西周，宋代以后技术成熟并广为使用，但主要用于陶器和瓷器的烧制，在至今所发现的考古实物资料中从未见龙窑技术用于烧制建筑材料砖瓦。这就为考古学家留下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为什么龙窑这种先进技术没有向烧制砖瓦转化？而板厂峪东沟具有形成龙窑的外部条件，因为它有坡度，有长度，坡上有隆脊，隆脊上的每个挖掘点都发现了砖窑遗址。董耀会说，中国古代建筑材料特别是砖瓦的制造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经

过进一步的发掘，能证实板厂峪的长城砖窑确为龙窑，其在中国建筑史上将具有独特的意义，有可能引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

董耀会还对下一步的发掘提出了建议：发掘应进入更科学的阶段，考古是解决未知过程听过程，发现是好事，但要把好事办好，不留遗憾。董耀会建议按科学方法，选择2至4座较有代表性的砖窑进行考古发掘，为省及国家级专家进行鉴定提供翔实直观的实物及文字数据资料。

(2003年1月3日 秦皇岛日报)

板厂峪疑为明代军事重区

□本报记者 钱欣

根据省文物局建议，我市文物工作者在初步完成板厂峪明长城砖窑群的试探性寻找、发掘之后，目前已着手科学测绘，为下一步大规模正式发掘作前期准备。文物工作者从前期探查中又有了新的推论：根据现有文物发现和该地地域、地貌特征，板厂峪很可能是明代蓟镇的一个军事重区。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一项极其伟大的建筑工程，是世界建筑史上一大奇迹，它以其浩大的

工程和绵长的历史而著称于世。长城自战国始建，之后历代均有修建，而最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是在明灭元之后。明王朝为防御蒙古族而修筑的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6500多公里的长城，其建置规模之大是秦皇汉武之后，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明长城防御工程技术也远远超过了以前历代所筑长城，其建筑结构更加坚固完善。

为加强长城防御体系的防御作用，明王朝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为九边或边镇。每镇设有总兵统辖，又配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若干员协守。秦皇岛当时隶属蓟镇，蓟镇镇治在今天津蓟县，后移治今河北迁西县三屯营，管辖东起山海关、西至四海（在今北京延庆县）的长城防务。拱卫京师的蓟镇，是明代万里长城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也是万里长城中建筑最坚固、最雄伟的一镇，是万里长城的最精华部分。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15000多人修永平、界岭32关，山海关为其一。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蓟镇总兵戚继光调配部队和民夫对蓟镇长城进行加固城墙和修建空心敌楼的艰苦工程，敌楼的建筑使长城的建筑构造和防御功能得到了最后的完善。之后，戚继光又修筑了入海长城——老龙头。

如此浩大艰苦的工程，需要严密的指挥，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大量的长城建筑构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应。然而，今天我们除了看到依然屹立于崇山峻岭之上



板厂峪山势险峻，长城横亘山巅。

刘力钧 摄

的长城外，对修筑长城的技术资料却所知甚少，史料无载，文物无踪。这一明代“军事机密”被“捂”得严严实实，成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建筑学家苦苦追寻而不解的谜。板厂峪明长城砖窑群及其他文物和历史遗迹的发现，很可能将这一谜团破解。

经初步探查，板厂峪东沟、西沟、后塘已发现 60 余座烧制长城砖的砖窑，规模之大，分布之密集有序令人惊叹。东沟距砖窑群几百米处，还发现了 3 座石灰窑，西沟鸡冠山下的坡坎下，发现了几座炼铁炉，从文物发现中推测也应是生产制造修建空心敌楼需使用的铁片和制造箭簇、铁蒺藜、铁銃、刀、枪头之处。

板厂峪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也非常适合选择为制造长城建筑构件、材料、工具和城防兵器的兵工场。其在长城脚下，东为大毛山口，西为义院口，北部为险峻陡峭、易守难攻的崇山峻岭，是防御北部外敌的天然屏障。南部一个极小极狭长的沟口与外界相通，隐蔽性强，而峪内极其宽敞，长达 10 里左右。峪内有极其丰富的黄土资源，而这种土非常适宜烧造质量要求很高的长城砖。板厂峪有几千亩山场，植被丰富，山上长满茂密的松树和木字楞树，是极好的燃料。板厂峪地下煤炭、铁矿资源丰富，东沟、西沟均水源充足，具备了烧造长城砖和制造兵器及筑城工具之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

西沟砖窑群旁，是由黄土构成的几百亩相对平缓的坡地，现场观察，似非冲击淤积所致，应为烧制长城砖时取土脱坯及晒坯而形成。

板厂峪东沟及东沟、西沟会合处，有两处明代古城堡遗址，城堡均为石筑，有城门，有简易房舍，房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现遗存高 2 米，宽近 2 米的部分石筑墙体。

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我市文物工作者还在村北山上的长城边上发现了几十枚直径为 36 厘米的石雷窑藏及 5 门石炮；十几年前，这里还曾发现并出土过 3 支铜銃和十几门石炮；长城脚下的一片平缓地带，还发现了几百个陷马坑，其中依然存有陶罐和铁蒺藜。可以想见，明代对这里的防御和守卫是极为重视的。

在现已发现的砖窑中，已发掘出各种规格的长城砖及多种长城建筑构件，如地漫砖、滚水砖、异型砖、三角砖、了望亭用砖、瓦等。

经文物工作者辛勤探查，在板厂峪后塘还发现了可能是制造石雷、石炮的采石场。

由以上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地形地貌的分析，文物工作者的一个推论逐渐清晰，板厂峪是明代供应修筑蓟镇长城所用砖、灰、瓦、建筑构件和城防兵器的军事重区，至少，我市境内的蓟镇长城的建筑材料均出于此。过去由于一直没有在长城沿线找到保存如此完好、规模如此浩大的砖窑群，人们根据山海关罗城城墙的文字砖上的文字，如“万历十二年真定营造”、“万历十二年德州营造”、“万历十二年燕河路造”等字样，推测蓟镇长城的砖瓦是从外地甚至山东等地海运来的。

站在板厂峪山梁上的长城上，想见当年的浩大和繁忙何等壮观——长城沿线守军架好石炮，摆好雷石，严阵以待。山谷里一派有序的繁忙：座座砖窑青烟袅袅，各类能工巧匠在将士和技术人员的指挥下，或取土和泥、脱坯、晒坯，或运水、运柴、运砖，还有烧灰的、炼铁的，打造石炮、石雷的，锻造城防兵器的；大量的车马和人力，车拉、肩挑，将块块青砖和件件兵器运上山梁，运出山谷。山崖上，工匠们一丝不苟地将过去的石砌长城加包青砖，加修空心敌楼。这样的繁忙延续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而这一切又都是“军事机密”，史料、碑刻、兵书上均未允许记载，从现有发现也可触

摸到其由“机密”而引来的“神秘”。去年年末，当文物工作者将一座砖窑顶部局部揭开后，惊奇地发现这座砖窑内完好无损地保存着烧制好的长城砖，文物工作者推断，这样的砖窑绝不止一座，这些砖不可能是由于计算失误而多余出来的，最大的可能是出于战略意义上的深谋远虑，有意保留的军需物资库，以备由于自然或战事使长城遭受损坏时的抢修之需。这些长城砖窑藏历经 400 余年而未塌陷，未被人发现，想见当时封存的有多么仔细和消息封锁的又是何等严密。

长城是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上文物，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勤劳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的脊梁，长城是军民共同完成的奇迹。从我市境内长城沿线的碑刻上会见到“泥水匠头靳歪头石匠头张八”，“石匠李思英、泥水匠侯鸣冬”等记载，可想当年从全国各地征调了一批又一批的军队和能工巧匠、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分工合作而成就此番伟业。

研究长城，研究长城精神，研究长城修筑的历史，研究长城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与过，还原长城修筑和守卫的历史原貌，无论从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化、建筑等方面都有很深远的意义，板厂峪明长城砖窑群的惊现为长城学研究掀开了崭新一页。

(2003 年 1 月 30 日 秦皇岛日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板厂峪长城砖窑群今起发掘

省市文物工作者联合破解长城之谜

本报讯（记者 钱欣） 7 月 15 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建强为领队的明长城砖窑群考古队正式进驻我市抚宁驻操营板厂峪，7 月 17 日，他们将在最早发现砖窑的高家地挖下第一铲，正式开启破解明长城砖窑群之谜的历程。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世界文化遗产，如此浩大的工程留下了诸多历史谜团。去年我市抚宁县境内发现的明长城砖窑群为长城考古史上目前的唯一，这次发现以其规模之大、文物遗存之详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长城附属设施，诸多不解之谜有待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来破解：已经失传的长城砖烧制方法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已发现的部分砖窑内封存着满窑烧制好的长城砖？是否存在如一些长城专家所说的龙窑？板厂峪长城砖窑究竟存在于明代哪一时期？板厂峪在明代 370 余年长城建设过程中究竟处于怎样一个军事位置？

这次发掘是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队由省及我市文物工作者联合组成。他们 8 个人借住在板厂峪东沟的一户农家，一间农舍内土炕上睡 4 人，又搭了 4 张铁架单人床，条件艰苦，天气炎热，但他们热情高涨。经实地调查分析，他们决定在高家地选择一座未遭人为毁坏的完整砖窑进行发掘。发掘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将做详细的记录、绘图，为后期的研究论证、为后人留下第一手科学可信的翔实资料。

(2003 年 7 月 17 日 秦皇岛日报)

以朝圣之心走近长城

——写在《秦皇岛人的长城情结》开篇之际

□薛顺平

国内惟一以皇帝命名的城市，坐落于万里长城惟一的入海处，这便是秦皇岛，我们灵山秀水的家园。长城的筑造与功用，长城的撕裂与弥合，长城的文化与传承，都在秦皇岛人的心中留下了太多太深的刻痕——长城情结，无以割舍。每当我们从地图上看到方角曲折的长城符号，总有一种亲切感充溢于胸，每当我们站在家门口仰望山脊云间飞腾的巨龙，总有一种神圣感让我们心灵震撼，每当我们登临长城放眼这方水土，总有一种自豪感涌荡心间。

我们曾经把耳朵贴在砖墙上，深怀思古之幽情，去感受这个奇迹长城的存在，去聆听远处、远处、更远处山与长城那悠长的呼吸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为了保卫这个统一的国家，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掠夺，始皇帝下令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后历朝历代都曾大举筑造和修葺长城。明朝是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长城工程技术发展到顶峰的时期。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我们山海关的长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最长、最完整、最宏伟的长城，它便为明代所筑。

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他们修筑长城，并不是要隔断、挡住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趋同，而是像修筑城市的城垣和家庭的围墙那样，根本目的在于保卫和防御。巍巍长城，绵延烽燧，坚固城防，完整体系，作为军事防御的“墙”，长城成了历史长河中安定与和平的保障。有人比喻，“长城是一个大家庭里隔开两个妻室纠纷的墙”，这话说得太机智、太象征，却非常有干戈终将化为玉帛的深邃，包容着中华民族精神履历的博大。在结束了时闻战马嘶鸣、辄被干戈创伤的岁月之后，疆域大扩展，民族大融合便是历史的昭示。长城之所以能够阅尽沧桑，连接古今，并不是因为它在军事上有过多么了不起的作用，而是因为它审视过浩大的牺牲、代表着漫长的坚韧、陶铸了终极的融合。

由于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心目中长城所象征的底蕴并不一致。我们山海关有个姜女庙，传说孟姜女寻夫至此，哭倒长城800里。在这个传说中，孟姜女的眼泪成为万民仇恨的凝聚，长城成为专制残暴的象征——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而在唐太宗、清圣祖等帝王看来，长城只是蠢笨无用的化身。直到现代，长城才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和象征。

这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举国上下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中提炼锻铸成的象征。而在若干年前那场来势甚猛的“文化反思”中，有人又以探寻民族劣根性为由迁怒于长城，说它是保守与封闭的产物，是华夏民族身上的巨大锁链，是造成民族隔阂与仇恨的渊藪。

长城无言。它远离尘嚣，固执地伫立着；它高高在上，俯视着万丈红尘；它寂寞地沉默着，却见证了百年千年历史的一幕一幕。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的原始使命已经完成，咒骂长城恨不能将其哭倒的民间传说已不再动人。我们学会了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祖先，我们对中国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有了全新的观照和机敏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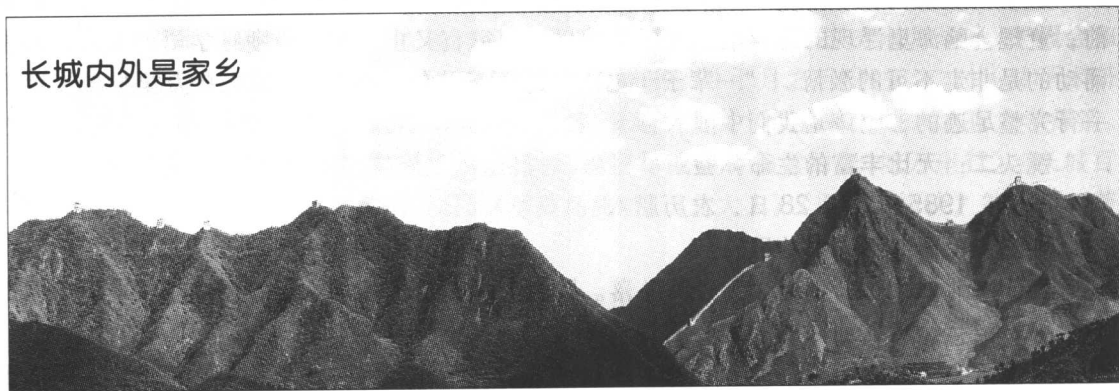
长城是用砖、石、泥土筑成的，更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信念、感情和血肉筑成的，凝结了聪明智慧、艰苦勤奋、坚韧刚毅、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长城是一条凝固的黄河，是古代中国的一部总结，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强音，是一部没有交响乐的民族所创造的惟一的无声的交响乐。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成为不容亵渎的民魂载体。长城情结也就成了一种挥之不去、代代相传的民族情结。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正在以朝圣之心走近长城。秦皇岛人便如是。秦皇岛与长城有着太多的牵连，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孟姜女哭长城自不必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发生于此，李自成兵败于此，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于此，万里长城的第一行完整脚印是秦皇岛人留下的，拆墙毁屋将长城砖归还长城的举动是这里的长城后裔做出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长城砖窑群是这里的人从这里寻找到的……秦皇岛人爱长城，秦皇岛人为长城做了许多。本报今起推出的《秦皇岛人的长城情结》系列报道，记录的就是秦皇岛人对长城的那份痴迷，那份关爱，那份神圣。

秦皇岛人对长城的付出还远远不够，长城的保护、修复、保护性开发利用，这个路子依然漫长，步履依然沉重。纵观长城万里，目前只有三分之一修复和保护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还有三分之一早就不复存在。精神图腾的呵护在物质需要的追求面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自毁长城”的事情叫人尴尬、痛心。还是让我们听听从万里长城“走”出来的中国长城专家董耀会的一席话吧——“长城是我们仁慈宽厚的母亲，而我们作为长城的子孙，又对母亲做了些什么？我们不顾她疮痍满面的悲凉，也不理会她无声流下的泪水，仍然残酷地伤害她。长城的残垣断壁是母亲哀伤的表情，散落在长城脚下的那一片片狼藉的砖石，是她身上永远也擦不净的血迹。

“对长城的犯罪，就是对历史、对子孙的犯罪。若长城毁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当我们的后世子孙，只能在遥远的梦中去感受万里长城时，我们有罪的灵魂能获得宁静和解脱吗？”董耀会的这番话，秦皇岛人听得进去。

(2003年3月9日 秦皇岛日报)

长城内外是家乡



王学芳 摄